

二十世纪流行经典丛书

SANDRA BROWN

THE ALIBI

不在 犯罪现场

[美] 桑德拉·布朗 著

祁阿红 闫卫平 吴晓妹 译

庆云 译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SANDRA BROWN

THE ALIBI

不在犯罪现场

〔美〕桑德拉·布朗 著

祁阿红 闫卫平 吴晓姝 译 厌 云 译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5628

Sandra Brown
The Alibi

Copyright © 1999 BY SANDRA BROWN MANAGEMENT, LTD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IA CARVAINIS AGENCY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Shanghai 99

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在犯罪现场/(美)桑德拉·布朗著;祁阿红,
闫卫平,吴晓妹译;庆云译校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
版社,2017

(二十世纪流行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02-013517-2

I. ①不… II. ①桑… ②祁… ③闫… ④吴… ⑤庆
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1363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 刘佳俊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6
字 数 396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517-2
定 价 6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星期六	1
星期天	79
星期一	149
星期二	239
星期三	291
星期四	359
星期五	459

星期六

序 言

一声凄厉的叫声划破了饭店空调走廊的寂静。

几秒钟前走进那个套间的女服务员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抽泣着大声呼救，继而漫无目的地拍打其他客房的门。她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反应，后来受到领班的惩罚，可当时她确实像疯了似的。

遗憾的是，那天下午没有多少客人留在房间。大多数人都到迷人的查尔斯顿古城区观光去了。最后，她终于唤出一个来自密执安的客人。此人之所以关在房里睡午觉，是因为他不适应这个大热天。

这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，尽管睡眠惺忪，但却立即意识到，只有发生重大灾难，才会引起女服务员如此恐慌。他还没有明白她嘴里叽里呱啦说的是什么，就先给总服务台打了个电话，告诉饭店里的人，顶楼出现了紧急情况。

两名查尔斯顿的警察迅速对呼叫做出了反应。他们的巡逻范围包括这个新近开业的查尔斯顿广场饭店。一名惊慌失措的保安把他们领到饭店顶楼那个套房。那女服务员原本是去整理房间的，结果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，因为住在里面的人趴在客厅的地上，死了。

一名警官在尸体旁边跪下。“天哪……好像是——”

“是他，没错。”他同事的声音中也流露出一丝不安，“这会不会引起混乱？”

她一走进大凉棚，他就注意到了。尽管夏天女士们大多穿得很少，她却显然与众不同。奇怪的是，她是只身一人。

她停下脚步辨认方向，将目光投向乐队正在演奏的高台，稍后转向舞池，接着落在舞池四周随意摆放的桌椅那边。她看见一张空桌子，便走过去坐下来。

那大凉棚呈圆形，直径大约三十码，上面有个圆锥状顶棚，下面挂着一串串五光十色的圣诞彩灯。虽然四面没有遮拦，锥形顶棚却将声音罩在里面，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。

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，被巨大的响声所弥补。他们显然认为，高分贝数可以掩盖他们的蹩脚演奏。不过他们的演奏确实充满激情，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兴趣。那些声音仿佛是钢琴手和吉他手在乐器上用很大力气弹出来的。打击乐器师的头每晃动一下，他那编结在一起的胡须就要摆动一次。小提琴手在拉弓的时候劲头十足左右晃动，不时地露出黄颜色的牛仔靴。

小鼓手似乎只要掌握住节拍就行，可他也是满腔热情地投入。

对这种不和谐的声音，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。对此，哈蒙德·克罗斯也不在意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游艺会上热闹的喧嚣声反倒入耳些。那喧闹声全飘进了他的耳朵——突然冒出来的尖叫声、调皮的男孩子们到了转轮顶部时的嘘叫声、感到乏味的幼小儿童的哭闹声以及只有狂欢节上才能听到的铃铛声、口哨声、喇叭声、呼喊声和欢笑声。

他今天的日程上并没有逛游艺会的安排。当地报纸和电视台也许事先对此有过宣传，可是他没有注意到。

他是在离查尔斯顿还有半英里的路上偶尔闯到这个游艺会上的。为何在此停留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他不是个热衷于逛游艺会的人。他的父母肯定从来没有带他去过。对这类吸引公众的娱乐活动，他们尽量敬而远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那些人跟他们不是一类的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也许哈蒙德是会避开的。这并非因为他自恃清高，而是他工作时间太长，难得有个休闲时间，所以从事什么活动要有所选择。打一局高尔夫球，钓个把钟头鱼，看一场电影，到一家上好的餐厅安静地吃一顿饭。至于逛县城游艺会？这不会成为他首选的乐事。

他觉得今天下午那鼎沸的人声和喧闹的嘈杂声听起来特别顺耳。要是一个人待着，他只会去冥思苦想自己的麻烦事。一想到那些事情，他就心灰意懒。像这样的夏季周末，今年已经没有几次了，谁愿意去想那些呢？

在公路上，他被困在小汽车、小货车和越野车的车流中，像爬行似的进入一个临时停车场——实际上是个有经营头脑的农民的牧场。

有个嘴里嚼着烟草的小青年在替那个农民收停车费。哈蒙德付给

他两美元，很幸运地把车停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。他脱掉上衣，取下领带，卷起衬衣袖子，走出汽车。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牛粪，心想要是穿牛仔裤和靴子，不穿这休闲服和轻便鞋就好了。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兴头上来了。这儿谁也不认识他。只要他不想开口，就无需与任何人寒暄。他没有非做不可的事，没有什么会要开，也不必回什么电话。在这儿，他不是什么专业人员，也不是谁的同事，或者儿子。紧张、气恼、工作压力开始消解。他感到一身轻松。

游乐场四周圈着塑料绳，绳子上拴着的五颜六色三角旗被晒得有力气无力地耷拉着。空气中弥漫着烘烤食品的诱人香气——便宜小吃。从远处听，那音乐也不难听。对于能在此停留，哈蒙德突然感到一阵欣喜。他需要这样的……孤独。

尽管通过旋转栅入口处进来的人源源不断，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，他还是孤独的。他离开查尔斯顿的时候，原本打算到自己的小别墅里独自待一个晚上，此刻他突然觉得，融入喧闹的人群比独自待着要好得多。

打那位红棕色头发的女子进入大凉棚，在他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之后，乐队已经演奏了两支曲子。他继续注视着她，心想她很可能在等什么人，也许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。她看来年纪没他大，约莫三十出头。大概出生于合伙轮流用车的那个年代。很像幼年童子军儿童的家长，抑或是家长教师协会的工作人员。抑或是个家庭主妇，关心的是白百破（白喉-百日咳-破伤风）三联疫苗促效药、畸齿矫正术以及如何把白色衣物洗得更白、有色衣物洗得更鲜亮这类事情。他对这类女人的了解全都来自电视广告，她似乎符合这个一般特色。

不过，她似乎有点儿太……太……紧张。

她不像一个由于孩子们被父亲带去玩旋转木马、自己可以清闲几分钟的年轻母亲。她也不像他熟人的太太们那么从容、那么有能耐，

因为那些人都是女青年会或者其他社交俱乐部的成员，经常参加色拉午餐，操办孩子生日聚会，宴请丈夫生意场上的朋友，除了参加有氧健身学习班、圣经学习班之类的活动，每星期还要在各自的乡村俱乐部打上一两场高尔夫。

她也不像生过两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因为她的身体不像她们那样软绵绵的已经定了型。她的形体优美，像个运动员。她穿着短裙和低跟凉鞋，露出好看——不，应该说是漂亮、光滑、健美、被晒黑了的大腿。她上身穿一件无袖浅口圆领衫，就像件紧身上衣。她解开与之配套的开襟羊毛衫领口的结，把它脱下。她这身行头很漂亮，也很入时，比那些穿着短裤和球鞋的人们时髦多了。

她那只放在桌上的手袋足够放钥匙环、纸巾，也许还有唇膏。但那手袋没有年轻母亲们使用的那么大，里面也没有灌满水的瓶子、百洁布、天然快餐食品以及遇上紧急情况可以生存几天的应急物品。

哈蒙德颇具分析头脑，善于进行推理演绎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：这个女子还没有做母亲。他觉得自己的分析相当准确。

这并不意味着她还没有结婚，或者没有这方面的关系，或者不是在等人——不管那个人是谁或者与她的关系如何。她可能是个有事业心的职业女性、企业界的实干家或有影响的人物。抑或是成功的推销员、精明的企业家、股票经纪人或者贷款处的官员。

哈蒙德呷了一口因天热已经变温的啤酒，依然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

突然，他意识到自己的目光受到了回敬。

他们的目光相遇之后，他觉得一阵心跳，大概是被对方觉察后的尴尬所致。尽管他们的视线不时被跳舞的人群所隔断，他并没有把目光移开。他们相互对视了好几秒钟时间。

接着，她迅速将目光转开，仿佛也因为在众多的人里偏偏看着他

而感到窘迫。对相互凝视这样的小事竟然做出像青少年那样的反应，哈蒙德觉得很懊恼。他起身离开，把桌子让给在附近转悠了半天、等着有空位子的两对夫妇。他迂回穿插走过人群，来到专门为跳舞跳渴了的人设置的临时吧台前面。

这是个热闹的地方。从附近各军事基地来的人把吧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尽管他们没有穿军装，可是从他们剃的短头发就能看得出来。他们一面喝着，一面打量着那些姑娘，赌着自己的运气，想胜人一筹，看谁会愿意，谁不会愿意。

吧台服务员递送啤酒的动作很快，但仍应接不暇。哈蒙德向其中一个人打了几次手势，那人也没看见。于是他只好作罢，决定等人少些的时候再要。

他感到自己的心情已不像刚才独自坐在桌旁时看上去那样沮丧。他将目光越过舞池，朝她坐的地方看去。他的心一下就凉了。有三个男子坐在她那张桌子旁的三把空椅子上。她被其中一个人宽宽的肩膀挡住了一半。他们虽没穿军装，可从所留的发型和那股傲气来看，他觉得他们是海军陆战队的。

不过，他并没有感到惊讶。失望，但是并不惊讶。

在这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是不会只身一人的。她只不过是耗时间，在等与她约会的人。

即使她是一个人来的，不用多久就会有人来约她。这是一个单身汉成堆的地方。一个获准外出度周末的单身军人，不仅会有这种直觉，而且会像鲨鱼似的追逐所看中的目标。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找个女性伴侣度过这个夜晚。就算是送上门来的，这个女人也很诱人。

哈蒙德心想，倒不是他想把她弄到手。这已经不是他这种年龄的人干的事了。他不会倒退到大学生联谊会时代的心态，不会因此上去

闹腾一番。再说，这样做也不合适，对吧？他没有确定要干什么，可是他也没有确定不干什么。

突然，她站起来，抓起毛衣，把手袋往肩上一挎，转身就走。就在这时候，与她同桌的三个男子也立即站起来，把她围在当中。其中有一个似乎喝醉了，把手臂搭在她肩上，低下头来朝她的脸凑过去。哈蒙德看见那人的嘴唇在动。他对她说了点什么，惹得他的伙伴们哈哈大笑。

她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笑，随即把头转向一侧。哈蒙德看出，她是想摆脱这种困境，但又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她把那人搂在她脖子上的手臂推开，强作笑容对他说了句什么，再次转身准备离开。

那人遭到拒绝仍不甘心，加上两个伙伴起哄，于是就跟在她的身后。他再次伸手抓住她的手臂，把她拉过去的时候，哈蒙德按捺不住了。

哈蒙德后来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么穿过舞池的了，不过他肯定是从当时正在跳慢节奏舞的一对对舞伴中硬挤过去的，因为几秒钟之内他就来到两个肌肉发达、身强力壮的海军陆战队员中间，把那个胡搅蛮缠的家伙推到一边，而后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我刚才遇到诺姆·布兰查德。你知道那小子一说起来就没完。我运气不错，他们正在演奏我们的曲子。”

他用手搂着她的腰，把她领进了舞池。

“你明白我的指令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探长。不准进，也不准出。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。”

“任何人都不准。没有例外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罗里·斯米洛做了这番强调之后，朝那个没穿制服的警官点了点头，而后从大门进入查尔斯顿广场饭店。饭店的楼梯被多家设计杂志说成是建筑上的经典。它现在成了这座新大楼的标志性特征。象征南方人热情好客的两道宽宽的楼梯从大厅向上延伸，似乎是去拥抱那盏气派非凡的水晶吊灯。在大厅上方四十英尺处，两道楼梯会合，形成了二楼的走廊。

在这两层大厅里，都有警察混杂在住店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中。现在他们都听说在五楼发生了一起看似谋杀的凶案。

在对现场进行评估时，斯米洛心里在想，看不出任何造成这种谋杀气氛的迹象嘛。

皮肤晒得黝黑、浑身冒着汗、带着照相机的旅游者在四周围观，向有关负责人提出各种问题或者相互议论着，猜测死者的身份以及引发这起谋杀的原因。

斯米洛的衣着十分引人注目：一套做工考究的西装，配的是法式袖口的衬衣。虽然外面很闷热，他的衣服却平整干爽，一点儿也不湿。一个部下觉得不可思议，曾经小声问别人斯米洛究竟出不出汗。“不出。”一名警官回答说，“大家都知道那个怪物没有汗腺。”

斯米洛步履坚定地朝电梯方向走去，站在电梯旁的警官已经礼貌地替他把门打开。肯定是大门口刚才跟他说话的那个警官把他到场的消息传过来了。斯米洛对此未作任何表示，径直走进电梯。

“擦个鞋吧，斯米洛先生？”

斯米洛转过身：“哦，是的，斯米迪，谢谢。”

这个人大家都只知其名不知其姓。他在饭店大厅对面凹进去的小屋里放了三张擦鞋的椅子。这一行他在城里另一家饭店曾经干了几十年。最近，广场饭店把他招引过来，他的老顾客也都跟了过来。即使

外来顾客给他的小费也不少，因为对于该干什么、去什么地方以及在查尔斯顿上哪儿才能找到乐子，他比饭店接待员知道的还多。

罗里·斯米洛也是他的老顾客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他会停下来跟他寒暄几句，可是他现在有急务在身，实在不想因此而滞留。他很客气地说：“以后再找你，斯米迪。”电梯门随即关上了。

他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官一起上到顶层，其间谁也没说话。斯米洛跟同事从不称兄道弟，即使对与他级别相当的人也是如此，跟他级别低的当然就更不会这样。他从不主动跟人搭话，除非话题跟他调查的某个案子有关。局里有些胆子大的想跟他聊天，很快就发现自己是徒劳。他的举止使人不敢跟他套近乎。要说与他接近，他那整洁的外表就像一道铁丝网，足以使人望而却步。

电梯上到五楼之后，门一打开，斯米洛就感觉出一种令人惊骇的气氛。他到过无数谋杀现场，有的平淡无奇，有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有的是常规作案套路，看过之后留不下多少印象。有些现场看了之后却让人永远也忘不了，其原因无外乎是作案者富有想象的手段、发现尸体的特殊地点、杀人者的离奇怪招、凶器的独有特点或者受害者的年龄及其所处的环境。

每当初到一个犯罪现场，他都会感到肾上腺在涌动，对此，他并不感到惭愧。这是他天生的本能。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。

他走出电梯之后，走廊上身穿便衣的警官们的谈话声立即停下来。他们或出于尊敬或出于畏惧，纷纷给他让道。他朝今天里面死了个人、此刻敞着门的套房走去。

他看了看房间号码，然后朝里面扫视了一圈。使他感到高兴的是，犯罪现场调查小组的七名警官都已到场，正在各司其职。

对他们毫无遗漏的工作，他感到满意。他转身面对由刑侦科派来的三名警探。一个正在吸烟的赶紧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斯米洛用冷

峻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但愿那里面不要留下重要的证据，柯林斯。”

那警探把双手插进衣兜里，就像个便后不洗手而受批评的三年级小学生。

“听着。”他对这个小组的人说。他说话从来不提高嗓门，而且从来没这个必要。“对任何错误我都不能宽容。如果犯罪现场受到任何污染，如果操作规程受到任何破坏，如果有人粗心大意漏掉任何细微的证据，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。由我亲自惩处。”

他一一看着他们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我们进去。”他们戴上塑料手套，先后进入房间。他们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别行动，而且轻手轻脚，不该碰的一概不碰。

斯米洛走到最先赶到现场的两名警官面前。他没有任何客套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你们碰过他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碰过什么东西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门把呢？”

“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门是开着的。是发现他的那个清洁女工没把门关上。饭店那个保安可能碰过。我们问了他，他说没有，可是……”他耸了耸肩。

“电话呢？”斯米洛问。

“没有，先生。我用的是我的手机。也许保安在我们到来之前用过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你们跟谁交谈过？”

“只有那个保安，因为他打电话给我们的。”

“他怎么说的？”

“他说一个清洁女工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他指了指那尸体，“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脸朝下，左锁骨下面中了两枪，从背后打的。”

“你们询问过那个女工没有？”

“问过，不过她受刺激太大，我们没问出什么。再说，她又是个外国人。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。”听着那警察的回答，斯米洛扬起了眉毛。“从口音上听不出来。她老是重复说‘死人’，接着就不断用手帕擦鼻涕眼泪。把她吓得不轻。”

“你摸过脉搏没有？”

那警察看了他同伴一眼，那人才第一次开口说话：“我摸了。看他是不是真死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动过他了？”

“呃，是的，只有那一次。”

“我想你是没有摸到。”

“脉搏？”那警察摇摇头，“没有。他死了，毫无疑问。”

问到这里，斯米洛就不再问有关尸体的情况了。他朝它走过去：“验尸官来了没有？”

“已经在路上。”

斯米洛在听他回答的同时，眼睛却盯着死人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他根本不会相信所报的这起谋杀案的受害者竟会是卢特·佩蒂约翰。此人在当地算个人物，大名鼎鼎。他最重要的头衔是开发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个壮观的、新落成的广场饭店就是该公司在原先破旧的棉花仓库基础上改建的。

他还曾经是罗里·斯米洛的姐夫。